

卷
十四
十五
十六

青學齋集
伍

青學齋集卷十四

新陽汪之昌

史遷尊孔孟說

陔餘叢攷孔子無公侯之位史記獨列於世家凡列國世家皆書孔子相魯及孔子卒無非尊孔子也孟子雖與荀卿騶忌等同傳然傳中獨孟子與孔子並稱是尊孟子亦自史遷始就趙氏之說參觀史記本文史遷誠非不知尊孔孟者顧謂尊孔孟實始史遷正不盡然夫孔孟同懷經世志同困不遇終是孔孟之學業固未見崇信於王公孔子刪定詩書繫周易修春秋孟子亦與

其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而暴秦焚書坑儒則孔孟所撰集抑更沮抑於身後矣然觀孔子世家大書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攷之禮天子宗廟社稷皆太牢是用太牢爲尤鉅之祀典漢高以馬上得天下干戈甫戢車駕偶經卽以太牢崇祀尊禮孔子之意顯然漢初立學官置博士者惟五經孟子特諸子之一耳孝文表而出之特設博士不獨不與雜家同列直視與聖經同科是孝文於孟子固已尊之至矣高文兩朝之尊孔孟史遷縱未能躬逢其盛夙已習知其事因

而表著於所作之史書此又昭功令而非寓特筆也且
趙氏所謂尊孔孟第據世家之文及孟子本傳言之吾
謂史遷推尊之意且錯見於百三十篇中別作仲尼弟
子列傳以仲尼弟子標名弟子之見重明係其師而不
敢相輕十二諸侯年表敘孔子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
次春秋又云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摭摭
春秋之文以箸書儒林傳歷敘孔子弟子友教四方爲
王者師繼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
以學顯於當世不特可見孟子之學一本孔子之學卽
牽連而及之荀卿等或依時俗所號或直斥其名而稱

孔子孟子無異詞十二諸侯年表孔子所至之邦必書孔子來而六國年表梁惠王三十五年亦書孟子來書法一例蓋以爲春秋時之孔子一戰國時之孟子時不必盡同所以尊之者則未嘗異也後人謂孔子之道可世天下以列於世家爲非甚且自居儒者以疑孟名所箸書均之好議論不足道所見要遠出史遷下已

夥頤解

史記陳涉世家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索隱服虔云楚人謂多爲夥案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爲王宮殿

帷帳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據此夥乃方音
頤特語助辭王觀國學林方俗聲語條案字書夥音胡
果切又音懷甘切夥頤之夥當讀爲懷甘切蓋夥頤者
楚人土語驚歎夸大之聲也班固於漢書乃削去頤字
惟存夥字則楚俗之聲不全矣是觀國謂夥頤當聯文
見義不當省一頤字俞正燮癸巳類稿夥頤者驚大之
辭二字合音漢書止作夥史亦止云楚人謂多爲夥又
連涉爲夥涉知頤字是合上音矣楚人謂多爲夥者多
卽驚大也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者言其時天
下相王者多時人輕之謂王爲夥涉蓋度辭相喻也夥

頤合音若虺今俗語猶然應劭夥音禍乃長言之葉夢
得避暑錄話云夥唇音若壞其音亦可通竝引世說新
語王導何乃洵語謂何字一句卽史記之夥頤夥頤何
乃洵俱單字還音不從字文生義俞本精於詁訓音韻
其釋夥頤就索隱之說而詳爲引申案說文多部裸齊
謂多也段玉裁注方言曰大物盛多齊宋之郊楚魏之
際曰夥許解頡字曰讀若楚人名多夥然則謂多爲夥
方言具有可徵在楚人尤爲屬辭之常小爾雅廣詁夥
多也葛其仁疏證吳音謂多爲夥問幾何曰幾夥吳楚
地本壤接觀此則俞謂王導語之何字卽史記之夥頤

正非臆測春秋隱元年公羊傳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
釋文邾音朱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
記同左氏穀梁無婁字襄三十一年經莒人弑其君密
州左氏傳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段玉裁密州說買密
雙聲朱州疊韵州爲朱鉏猶邾婁也據段說言買朱而
係以鉏猶之言邾而係以婁當時夷言每多助聲之辭
楚與邾莒雖分大小而均非華夏言夥而聲後曰頤正
可援爲旁證史記志疑說文繫傳髀字注引史記曰髀
乎涉之爲王黠黠者也是頤字本或作乎乎爲語助辭
則頤當與同班書但稱夥涉殆亦以頤爲助聲之辭而

省之歟

王縉謹案施誠河南府志禮俗志驚訝謂之夥頤讀若和牙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

沈者涉陽城人其故方言如此今猶存其聲施說甚瞭吾吳亦有此語讀若阿噫

留侯論

史記言留侯受太公兵法於圯上老人漢藝文志張良韓信序次兵法似精於兵家史又記其葆祠黃石欲從赤松子遊案漢高嫚視臣下而留侯獨以禮始終據留侯世家良嘗學禮淮陽師授雖不可知而爲禮學有明文綜其行事大抵由禮居多無論行兵葆祠兩端與禮器篇戰則克祭受福之訓相表裏卽籌六國不可復封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曰

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曰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
天下不復用兵曰伏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陰咸小
戴記樂記文尤灼然可知世家言悉以家財求客刺秦
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曲禮所謂父之讐
不共戴天也爲圯上老人取履蓋習知曲禮少儀之經
事長之道固宜良之從沛公也太公兵法說沛公善
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少儀所謂事君者量
而后入乎沛公入咸陽眩曜於居處玩好良諫宜爲天
下除殘賊殆本儒行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
虧其義之大指項伯知項羽欲擊沛公邀良俱去而不

去則又檀弓言事君當服勤至死者其勸高祖定功行封亦與月令篇行賞封諸侯合高祖之征黥布也留侯病不能從觀所云臣宜從病甚殆據曲禮篇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之義是區區詞令未嘗踰乎禮經且留侯佐漢高定天下外功莫著於安惠帝於儲位蓋見文王世子篇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之古記而進四皓尤合設四輔之成規然則世家所述留侯勲業洵所謂爲國以禮者奉祀黃石鬼神爲禮教所不廢至於行兵內則篇子生設桑弧蓬矢弧矢於五兵爲最先何一不本禮學以爲設施以視習容儀守章句爲

傳禮學判然已

四皓論

史言漢高欲易太子以四皓侍太子而止人第見招致四皓本留侯之謀不知留侯知四皓足以定儲者則以漢高有重士之心也夫漢高爲義帝擊楚義聲動諸侯實占爭天下之先著則用三老董公遮說厥後論所以有天下與項羽之所以不有天下謂運籌決勝不如子房鎮撫轉運不如蕭何戰勝攻取不如韓信不如其人而能用其人又謂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卒致禽滅得失之故隱然以得士爲分固非猶是馬上得之欲以馬

上治之識見矣卽史言時諫易儲者周昌固爭而莫能
得留侯以見拒而託疾而叔孫通進諫上卽謂吾聽公
言所謂骨肉之間難以口舌爭雖素敬憚如昌倚任如
良敷陳而曾莫能動而通一迂儒顧能以數言動天聽
非以通素號士人歟況潛光隱曜聞其名而不能致其
身之四皓哉四皓行事之見於史者止太子統軍之行
固儲位於杯酒之間四人相謂凡爲存太子而來據史
漢高欲易太子之故曰仁弱不類我夫仁弱誠不足以
任創業要亦不致不保社稷觀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
公自行語則所謂不類者大都用兵制敵之方略然而

海寓承平之日整軍經武固不以之爲急務也且漢高
自謂不如三傑而起卒徒而嗣天位三傑方且思攀附
以成就勛業果其人樂爲用正不必功出自己然則仁
弱之太子有羣策羣力之匡襄蒙業而安何莫非守成
之令主乎人第見漢高誅戮布越揮斥隨陸於一時聽
指示効發縱之士不啻土苴視之然吾觀求賢一詔以
周文齊桓皆待賢人成名重士之心已見於斯而四皓
者數歲求之不來今太子顧能致之前此得一未能今
太子竟備致之仁孝恭敬愛士微四皓言漢高亦心許
之煩公幸調護太子一若以太子見託於四皓實知四

皓見用於太子所謂羽翼已成而難動者居平默計宗社重任兢兢於付託之勝否目送之頃已坦然而無疑此則廷臣之辨論有不待施而戚姬之涕泣所不能間矣然則四皓者不獨能安漢惠之儲位竝有以結漢高之主知四皓洵人傑哉

主臣解

史記主臣之文一見陳丞相世家文帝問平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云云集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

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了故並存兩解一見馮唐列傳文帝歎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索隱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檄何乃言及上祖琳謝云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據漢書王陵傳注文穎曰惶恐之詞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詞是諸說已各不同癸巳類稿分別張晏馬融文穎晉灼樂彥虞喜說爲服罪孟康韋昭

蘇林說爲呼籲實則皆非別引史記陳軫傳臣主與王何異謂此臣主當作主臣蓋主臣當作二句主者敬而呼其君也臣者將言其情而復自審度也以此讀之於陳軫陳平馮唐陳琳之言皆通案俞所引張儀傳陳軫對秦王之文索隱曰臣主謂楚王王謂秦王則傳本是臣主倒其文以證主臣未免改易古書以申己說與容齋隨筆引文選任昉彈曹景宗強合主臣爲句將毋同近之治史記者謂陳平所云主臣此主從上文諸言主者承接而下蓋謂主羣臣下文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卽主臣之義然其說專釋陳平所云之主臣則可若